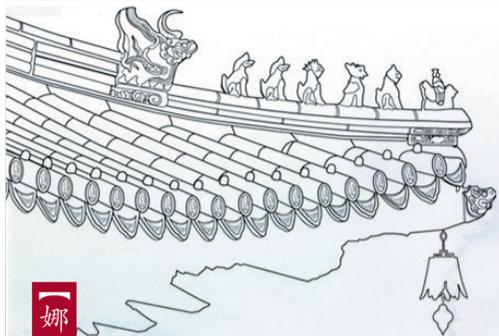


## | 河 洛 |

洛阳网上有一则关于旧时交通工具的热帖,引得大伙儿纷纷怀旧。那些记忆中的老物件,和青春一起闪闪发光,隔着岁月的万水千山,柔软了我们的心。不同的物件,共同的回忆,自今日起,本报与您一起怀旧,讲讲记忆中的老物件。  
——编者



【娜说河洛】

## “记忆中的老物件”之

## 找媳妇哩,借借你的车

□记者 张丽娜

## 不骑自行车,影响找对象

洛阳学者赵跟喜觉得,他那些关于自行车的经历“很个人”。冯小川就笑了:老兄,我那些经历跟你差不多呀!

冯小川原籍武汉,20世纪80年代初赴洛,在洛阳邮电537厂工作。工厂在郊区,不通公交车,上下班极不方便,冯小川下定决心要学骑自行车。

当时,洛阳流行的是飞鸽牌自行车,还有永久牌、凤凰牌,但是都很贵,顶普通工人好几个月工资,还得凭票购买。冯小川没敢奢望拥有一辆,他想到了借,借车的理由令人同情:不会骑车,谈个对象都被人看不起!

这倒不是胡诌。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,自行车在洛阳交通界的地位,类似于现今的“奔驰”“宝马”,它入围顶级奢侈品阵容“三转一响”(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、收音机),是财富与荣耀的象征。

那个年代的女青年找对象,往往要看对方有没有戴手表、有没有骑自行车。一辆崭新的自行车,也许能让“武大郎”当上新郎。

冯小川十几岁下乡当知青,没条件学骑车,已经落了伍,他必须奋力追上。所以,他借到车后很努力,天天学着骑。



(资料图片)

## 不是“人骑驴”,而是“驴骑人”

赵跟喜比冯小川拽,比冯小川早10年骑上自行车。

20世纪70年代,赵跟喜尚在新安县铁门公社工作。同事们每天下乡来回几十里,都是走路。全机关只有一辆自行车,是通讯员往各大队送通知时骑的,谁顺路下乡,谁就有机会骑车,美气得很。

有人在道上骑车,比走路还慢,赵跟喜笑话这人:“这个骑车的真笨!”听者反而笑话他:“你不会骑车别乱说。人家那叫技术高,骑得越慢技术越高!”

为了不被笑话,赵跟喜想尽一切办法弄了一辆自行车。刚骑车没经验,他不敢左右扭头看,一

扭头,车把就跟着歪,会摔倒。

好不容易学会骑车,又怕掉链子:链子掉了不会安,只好扛着走,“人骑驴”变成了“驴骑人”。

下雨也得扛着自行车走。乡下都是土路,雨一泡,满地泥巴,车轮一转,泥巴就塞满车子的瓦圈,骑车人就得在路边找根棍儿,剐剐骑骑。

我是80后,对自行车的记忆,跟赵、冯两位前辈略有不同:夏日晌午,趁着大人午休,偷偷骑着家里的自行车,和小伙伴一起到河边玩,一路笑声不断。

人们炫耀某物件,往往是因为缺少。当你拥有了,它仅仅是通往快乐的一个符号。

## 【老街旧话】

## 兑了一道会

□沙草 文/图

一个朋友刚买了新房。他搬进新居,买了一套时兴家具,连锅碗瓢盆也换成了新的。旧居里的老家具,一时舍不得扔掉,卖给收废品的,也就值十块二十块钱。说起来,朋友还真有些为难。我理解他,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,都是从物质匮乏年代熬过来的,总有些过度节俭。这倒使我想起几十年前兑会的事来。

兑会,顾名思义,兑,是兑钱、兑现;会,临时民间互助组织。

在20世纪60年代,老街上绝大多数人有工作,有在国营大厂工作的,也有在集体所有制单位如区办工厂上班的。当年能有份工作,心里是很踏实的,因为有工作就意味着有工资,生活有保障。大家都靠工资吃饭,生活上的差距不大,最多就是哪家多了个上班人,经济稍微宽裕些。那时一个人的工资不过三四十块钱,养家糊口还行,在添置手表、自行车等奢侈品时,就有些力不从心。兑会,这种民间互助的事就应运而生了。

兑会,一是要有会头,二是兑会者自愿,三是兑会者互相熟悉。兑会者找个时间聚在一起抓阄,定下拿会钱的顺序,一般会头不抓,他拿头道会,但也有例外,就是兑会者谁有急事,头道会就让给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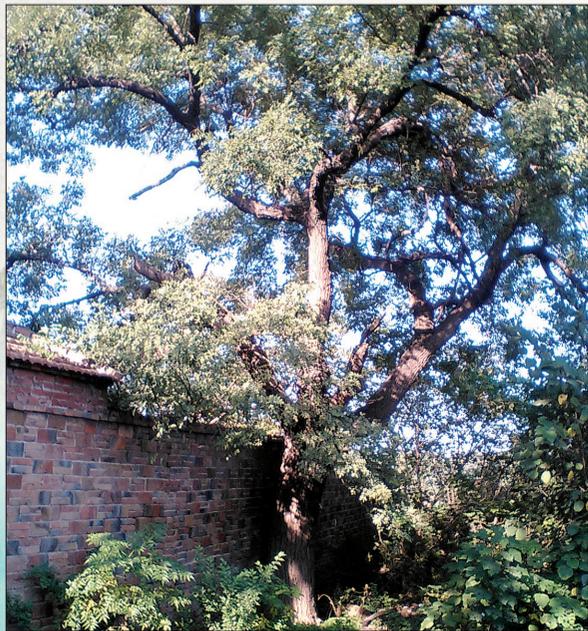
我是1974年当上班的,当时厂里也流行兑会。会头负责组织,每月开工资那天,兑会者每人给会头十块钱,由会头按抓阄顺序把当月兑的钱传出。兑会一般有十几个人,这样一年下来,兑会者都能买件奢侈品。

妻子和我是一个厂的,她在与我结婚前,就参加了兑会活动,又多少添了些钱,托熟人买了一块瑞士产的百浪多牌坤表,198元。这在当时,算是很体面的嫁妆了。

老街上总有些刚戴新手表、骑新自行车的街坊邻居,他碰上你,你要夸他,他会用平淡的口气说:“兑了一道会。”这时,你若仔细看他的得意就写在眉眼间。

【河图洛影】

洛阳古树名木

百年槐树  
村中一景

这棵槐树生长在邙山脚下的老城区邙山镇井沟村,有一百多年的树龄。槐树苍劲茂盛,夏日为村民遮阴避暑,是村中一景。

李浩敏

■ 投稿邮箱:wbheluo19@163.com  
 ■ 电话:0379-65233686



妻子兑会的手表